文匯園 Feature 副刊
責任編輯：張夢薇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
本版逢周二、三、日刊出

歷史與空間

春日遣興遊永祚

■王江鵬

階前的垂柳，不知不覺間漸漸綻出了淺嫩的綠芽。於是乎，在一番番春風的撩動下，愈發顯得生意盎然了。那築巢於其上的倉庚，也日日裡嘰嘰喳喳的鳴叫了開來，叫得整個春天都淌在一方歡愉而熱鬧的境天裡。

如同煙雨之於畫船，風荷之於曲院。如今的雙塔寺，似乎已成為了錦繡太原城最美好的一處所在和標記了。在幾番乘車周轉之後，終於來到了雙塔寺的山門前。碧色的琉璃，淺淡的浮雕。拾階而上，彷彿直入老舊的設色絹畫裡。也正是在山門之下，方才曉得了「雙塔寺」的本名喚作「永祚寺」，只因寺中矗有雙塔，故臨近呼之曰「雙塔寺」。久而久之，其真名便僅僅存留在了山門的石券之上。而「雙塔寺」三字愈傳愈遠，儼然成了太原城的另一個別號。

其實，永祚寺的得名，亦是源自《詩經》裡「君子萬年，永錫祚胤。」的句子。古人於亭台樓閣，寺廟街宇，往往時援取自《詩三百》等先秦典籍，如嶽麓山中有亭名云「自卑亭」，便是脱胎於《禮記．中庸》裡「行遠必自邇，登高必自卑」的句子。而晚近百年，海寧王靜安先生在《殷虛文字類編序》裡提及的古文字四少年之一，終老於康樂園裡的商錫永（承祚）先生，其名諱與字，亦是同出於此。

永祚寺始建於明萬曆二十七年，初名永明寺。迨至萬曆三十六年，來自五台山的高僧妙峰和尚奉敕續建，遂易名永祚寺。清初又續建了山門，完善了禪堂和殿宇，形成了一座頗具規模的寺院。永祚禪林的中軸線是南北向，而塔院的軸線則是東南—西北向，雖係佛寺，卻反映了中國傳統觀念特別是道家以東南之氣祈增文運的寓意。而永祚寺雙塔的修建，便是萬曆年間，當地士紳為了興一方文脈所建，雙塔巍然高聳，直插雲天，雄健地屹立在晉陽大地上，被古人譽為「雙塔凌霄」、「文筆雙峰」。據當地父老言，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傅山傅青主與閻若璩便是此雙塔所化。因其坐落於高山之上，在進入三晉首府之前，人們遠遠就可看到其倩影，因而多年來便成為了太原古城的最具特色標誌。

自山門而入，永祚寺呈現於世人的是一副迥異於他者的面孔。往歲閒暇之際，亦曾探訪過幾處名山古刹，遠的自不必言，而近在咫尺的晉祠中之十萬禪寺亦是走訪過多番。而永祚寺的廟宇樓閣，與那些古典的禪房大殿造構大殊。凡諸家廟宇大殿，皆是翹角飛簷的構造，而永祚寺，不論是佛堂、禪堂抑或客齋清一色皆是青磚砌就，巨椽大木，無從得見，故而有「無量殿」之譽。可以稱得上是古建築中的天來之作了。

從前讀《洛陽伽藍記》，內中盛讚三月三日上巳節仕女達宦春遊的勝景，而古城太原，每逢春朝花開日，四處的居民們多半會結伴相行，來雙塔寺賞牡丹，覽古刹。俗語云「洛陽牡丹甲天下」，雙塔寺的牡丹雖不及洛陽的那般天下皆知盛不可敵，但卻自有一番風流態度與立身出處。植於寺院大雄寶殿前的紫霞仙牡丹，係明代所植，歷經了數百許春秋的風霜，雖老幹虬枝，卻仍然蒼勁旺盛。紫霞仙花型為單瓣，花期較長，在眾多牡丹品種中，它開花最早。花朵碩大如盤，初開時花瓣呈肉紅色，馥鬱芳香，為玫瑰香型，盛開之際呈淡紫色，馨香更濃；臨近晚期則為正紫色，可以說是牡丹品種中的「卿子冠軍」了。入寺後，二進院門懸有「祇園勝景」的牌匾，往裡走便是有名的牡丹院了。院內的牡丹不僅品類繁多，有姚黃、魏紫、趙粉、豆綠、狀元紅、青龍臥墨池、碧雪丹沙等四十多個珍貴品種，色彩更屬奪人心目。

牡丹園東向，穿過花牆月門，雕樑畫棟的碑廊內嵌有兩套晉陽名帖——《寶賢堂集古法帖》和《古寶賢堂法帖》的碑刻。《寶賢堂集古法帖》俗稱「大寶賢堂法帖」，由明代晉藩王世子奇源於弘治二年始刻，弘治九年刻成，上世紀八十年代由傅公祠遷入永祚寺，鑲嵌入廊。其間薈萃了魏、晉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元、明等十餘個朝代、百十餘位名書家的墨蹟寶翰，真、草、隸、篆各種書體應有盡有，真可謂歷代書法之全璧、書林之瑰寶，為古刹增色不少。遊客至此，莫不留步凝神，潛心涵詠，斯文之盛，難以書現。

信目所及，牡丹園的夾道，直通內中的大雄寶殿。在三進的院門口，題有「永祚禪林」。入內便是禮佛院了，有大雄寶殿、三聖閣、禪堂、客堂等。大雄寶殿五間為結構精巧的兩簷樓閣式，全用青磚磨砌成柱。殿內正中供奉着高近米的阿彌陀佛立式貼金銅像，兩側有釋迦、藥師佛鐵鑄坐像，是淨土宗的禮佛場所。大雄寶殿頂上建有三聖閣，單簷歇山頂建築，頂部用磚雕斗拱，層層出挑，疊澀而上，形成套拱，築成下大上小的磚砌藻井，是中國古建築無量式殿閣中的珍品。殿內原有「西方三聖」塑像，現供明塑的三大士像，工藝精湛，也是明塑中的佼佼者。

禮佛院門外西北角處矗立着一座新碑，去之日，有師傅在碑上用宣紙正輕輕地拓着碑文，從前讀書，於拓本數見不鮮，然而卻是紙上觀兵，並未及見是如何從碑上拓出。於是，悄悄的於一旁靜靜的觀看。待到老師傅施拓完畢，走上前去，才知道是姚奠中先生為雙塔寺新近所撰的《永祚雙塔四百週年記》，姚先生文章雄才百年身，是章門子弟中至今唯一健在者。先生於古典學術鑽研極深，又擅長書法，是三晉百年來難得一見的大書家。得此佳碑與古刹相映，自是別有一番風致。兼之姚老又長期執教於我們山西大學文學院，作為文學院的後學，不意於此得見先生墨寶，自是欣喜與親切感並生。遂共友人，一字一句的認認真真拜讀了下來，其辭曰：「太原名勝最著者，西南有晉祠，城中有崇善寺、純陽宮，城東南有永祚寺。晉祠去城二十五公里，較遠；崇善寺、純陽宮佔地較隘；永祚寺去城三公里，處高崗上，高敞空闊，形勢獨勝……」。

賞罷園林之盛，拾階而上，雙塔猶如兩隻巨筆直入雲霄。這時節，倘若還有登高望遠的興致，那麼，沿着石塔內仄窄的石階，小心翼翼的扶壁而上，自是別有一番妙處。平素遊園訪寺，雖有名塔，但卻時常塔門深閉，僅僅只能低徊久之，難以登臨。雙塔高五十餘米，南北對峙，均用磚砌仿木構築。塔呈樓閣式梭形，隨着塔身的上升，每層高度逐漸降低，斗拱由五踩重翹變為三踩單翹，符合人們仰視時下低上高的視覺。雙塔塔心中空，塔身每層闢有四門通向出簷，遊人可盤旋而上，極目遠望，整座龍城的車如流水馬如龍，一併收入眼底。而佛塔每層四周垂有小巧玲瓏的風鈴，風起時，輕輕作響，如同古刹往昔古老的梵唱。得此佳時佳境，不禁感慨萬千，久不能去云爾。

■永祚寺 網上圖片

心靈驛站

■丁 純

椿之解凍

老家的三月，像蜜蜂翅翼豐盈翠心。我出生時，窗外的陽光鋪張了一地。院子裡香椿樹的葉子，映在豐滿的陽光下。我是聽我奶奶說的這件事。我媽是一點記不清楚了，她只記得生命像撕碎陽光碎片的沉痛。

等我能記事起，到現在也是這樣，我一直納悶，這棵香椿的來歷。我的遲疑並不是一點道理沒有，沒有誰家會把樹栽在院子的正中間。一推開房門，看到的不是太行、王屋二山，而是這棵粗大的樹。我問了幾次，奶奶欲言又止，最終還是沒有說出這棵樹的來歷。時間久了，納悶也就逐漸淡薄了，慢慢也變得自豪了。別人家即使有樹也不會長在這樣的位置，或者說，也沒有我家的椿樹那麼大。

那年，我讀小學，學校流行甩飛刀。我們每人都有一把鋒利的小刀，瞅着小樹遠遠地扔過去，小刀子快感般射入樹的胸膛。我們都會歡呼雀躍。我能做的就是在我家椿樹上練本領。每天練完，椿樹上的傷口都會被扎實包住。我依然那麼的淘氣。有一天我不見了那把小刀子。我哭了很長時間，把天空都哭黑了，最後還是奶奶用一捧花生堵住我的嘴。

我長大了，椿樹也老了很多。有幾個年頭，一到春天，樹上零碎地開着些許小花，似蝴蝶掉了翅膀一樣，有些斑駁，又有些蹣跚。那天黃昏，我蹲在地上，看着夕陽，躲進了記憶的深處，也彷彿看到了遙遠年代的惶惑的日子。奶奶輕輕拍着我的頭，「天黑了，進屋吧。」椿樹蒼老的微笑，使我整整一夜未睡。第二天，剛剛起床。奶奶拄着拐杖，在給椿樹澆水。奶奶和樹，中間好像有一種默契在裡面，奶奶澆水的動作，我可以看出，是愛撫再加一倍的愛撫。

我零散地出遠門讀了幾年的書。第一次，到的是首都北京。在中戲，有我相愛已久的女友，我要和她一起寫劇本，那時沒有網路，只能呆在一起才可以。臨從家走的那天，奶奶把一塊用手帕包着的東西，緊緊塞到我的手裡……她的晶瑩的淚光遠去。當我把那個結實的手帕遞給北京的女孩子，原來是充滿椿馨香的枝柯。女友握在手裡，就像握住了母愛。後來我永遠到了廣州，北京的女孩子修書一封，堅決要留住使她心活得踏實的椿樹枝柯。當然，劇本最後沒有寫成。那段枝柯和那段心酸留在東城區的暗淡的胡同裡了。

心酸，是永遠的。即使心不酸時，也會平添一絲閒愁。婧，是潮州的女孩，我在天河區的一所大學見到她。我就想跑回宿舍，分給她一份沁香的安寧。轉身時，她已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了。我離開廣州那年秋天，在珠江南岸新港路一所高校裡，黃葉繽紛，把整個秋天都染成了淚的顏色。

我五十歲了，我一個人走在家鄉的崎嶇路。母親呼喚着我的乳名，奶奶喊着我的綽號。父親在黑框鏡裡注視着我。母親和歲月一樣老，奶奶斜依在夕陽裡。我的心卻格外的安靜。或許年齡大了，才理解當年的親情與母愛。晚上，溫着紹興黃酒，奶奶囁嚅着她的往事。我才知道椿樹的故事。

奶奶嫁給我爺爺之前，是20多里外的一個小村子裡董姓的媳婦。一次和外族人打架，奶奶丈夫頭部受了重傷。臨咽氣，那個男人就交代了一件事情：把門外的椿樹照顧好。奶奶說，那時他們沒有孩子，家裡很窮，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。這棵樹長大了，也許能派上了用場……。

在奶奶的眼裡，椿樹是丈夫，也是兒子；是真誠，也是善良；是期待，也是回憶。我現今才懂得，那年北京之行，奶奶讓我帶上椿樹的枝柯給女友的原因。女人太需要堅強的依靠了，太需要真誠的關愛了。可是，我當初真的不懂。一次又一次辜負了奶奶的期望。

那夜，我又失眠了。我突然想到了在廣州的街頭，一個傴僂的夫人在大街上走，滿大街都是孤零的風。她的背後，也許有椿樹的影子，也許比這份記憶更珍貴呢。

外面的風很大，卻聽不到風吹樹葉的聲音，一點都聽不到。不多一會兒，天亮了，陽光又豐滿得像春天的少女。

古今講台

■吳羊璧

從企鵝想到宇宙

忽然想起企鵝。

多年前，旅遊的時候，在澳洲觀看企鵝從大海歸來，很有印象。也一直不明白企鵝怎樣從大海中歸回陸地上來。

企鵝一回到大地上，就很熟路地向着自己「住」的地方走去。這已經叫我頗為納罕，牠們怎樣記住自己是在甚麼地方「住」的呢？這還不算奇怪，到底是回到陸地上了，總有許多特徵啟示牠們怎樣走的。但是當回到這陸地之前，在茫茫大海中的時候，牠們又是怎樣斷定應該朝着哪一個方向游去的呢？

這個問題也許早有答案，動物學家能夠解釋清楚，但是現在我仍在為這個問題困惑。當在大海洋中時，對於企鵝，或者一群企鵝，牠們雖然是這裡的土著，在這裡活動、生長，但是在大海洋中是甚麼標誌都沒有的，沒有道路，沒有門牌，也沒有交通警察為你指路，牠們有甚麼本領說回來就回來？

看來，企鵝的確各有自己「住」的地方，從海上回來時也都熟知該怎樣走。我不能解釋，但是佩服他們有這本領。

世界上許多事物，都有存在的規律，按着自然的客觀規律發展。

企鵝的樣子很有趣。牠站在那裡，像一個穿着整齊的紳士，很有氣派。但是說靈活，就不像很靈活了。牠經常端端正正的，保持自己的風度。

企鵝回家的本領，一直令我佩服。但是在牠們來說，就不算一回事，反正牠們這一族群，世世代代，就是這樣自自然然地生活下來的。牠們只是按照自然規律過日子罷了。

由企鵝，忽然想到蝴蝶。

窗外的山坡，樹木青葱，望過去很舒服。時常見到蝴蝶飛來飛去。牠們與企鵝一樣，應該都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習慣吧。山坡上的樹木雖多，但與大海比起來就不足道了。不過在蝴蝶來說，這一片樹林也是夠廣大的了。牠們生活在這一帶，作息在這一帶，是不是也有牠們定居的所在呢？也許蝴蝶的要求更簡單一些，只要有樹木樹葉，牠們就能隨處棲息了。是不是這樣呢？我想問蝴蝶，可惜不知怎樣問，也不知道牠們理不理睬我，回不回答我。

蝴蝶當然也是按照牠們的規律過日子的。

我站在樹木前面，忽然又注意到一片黃葉。

香港的氣候好，四季常綠。秋天來了，也不會忽然一夜樹木都變黃，一片秋氣。但樹木也是會變黃落葉的。這時候，我注意到的這一片黃葉，就是首先變黃了的。這也使我奇怪，為甚麼在大片樹葉中，這一片偏偏先變黃的呢？

我想，這樣問下去，是沒完沒了的。但我的確有興趣這樣問下去。

不過，大概也只能夠得到一個籠統的回答：萬物就是這樣存在與發展的。整個宇宙都是在這樣有規律地發展。

萬物都在有規律地發展。

我給了自己這麼一個答案，但又覺得這話說了等於沒有說，不着邊際。

無論如何，我此刻確實古怪地從企鵝想到了宇宙，想到了宇宙萬物有規律地發展，不知發展了多少千萬年（宇宙是很長遠的，千萬年也只是一個永恆的意思）。這一來，問題跳到了一個更加浩茫無際的情景中去了。我不知道自己為甚麼會產生這樣的念頭，也不知道讀者朋友中是不是也有人與我共鳴。這個念頭太古怪了。

畫中有話

■圖、文：張小板

■近日，被內地網友稱為「史上最萌法師」的延參法師來到峨眉山景區還願，用他並不標準的河北方言普通話談了談幸福，並要感謝小猴子。他前一次來峨眉山是2009年，就是錄製視頻被猴子打擾那次。當時，他操着一口河北普通話說「繩命是入刺的井猜，人生是剁麼的回晃」時，稿子被猴子搶去，爆紅網絡。

亦有可聞

賀新郎

■丁 純

翻開《宋詞三百首》，便進入市井或田園。單看那紛至沓來的詞牌名，婚喪嫁娶、喜怒哀樂、田園山水、人生百態，一一展現。

比如：賀新郎。這三個字使我眼前浮現鞭炮聲和鑼鼓喧天喜慶場面，像「三言二拍」中小戶人家過的踏實、溫暖的日子。兒子過柬、定親，春天時去集市「逮」一隻豬崽，細心餵養。終有一天，莊人用平板車拉着白花花豬肉，向女方家奔去。

成親那天，何嘗不是「相見歡」呢，新娘子如花笑靨，儀態萬方，此刻神情「聲聲慢」，果真是「含羞整翠鬟，得意頻頻顧。」又恰似老徐寫的「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，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。」羨煞我等下里巴人了。

詞人多半鄉村長大吧，你看，很多詞牌是鄉村即景。「浣溪沙」，美女擣衣，一根木頭棒槌子拎在手上，粗布衣服墊在大青石上，手起槌落，「擣衣砧上拂還來」就是此畫面。與農業生產勞動相關的「踏莎行」，扛着鋤頭，踩着阡陌間野花灌叢，深一腳，淺一腳向前走。「莎」，是我們家鄉「三楞草」，毛毛糙糙，豬都不吃，讓人大跌眼鏡。詩意的「踏莎行」啊，誰想到那個「莎」是何物呢？

鋤地時，還可欣賞田間花花草草、飛蟲小鳥。「虞美人」、「木蘭花」、「一叢花」等。還有動漫效果的「蝶戀花」、「鷓鴣天」、「望海潮」等等，景色大把呢，端的是要有好心情。

因此，「賀新郎」衍生故事很多。男大當婚、女大當嫁。成家立業，生兒育女，乃人倫常情。比如：「滿江紅」吧，大概講男子婚後去報效祖國，「男兒何不帶吳鈎」，豪情萬丈，「醉臥沙場君莫笑」，一種達觀、超拔境界。「定風波」，也是寫「君子弘毅」的堅韌與努力（不是維穩之意）。

每讀辛棄疾《水龍吟》「楚天千里清秋，水隨天去秋無際。遙岑遠目，獻愁供恨，玉簪螺髻。落日露頭，斷鴻聲裡，江南遊子。把吳鈎看了，欄杆拍遍，無人會、登臨意。」好一個把欄杆拍遍！想像出辛稼軒氣得血壓升高了十多個毫米汞柱吧——這正是男兒的責任與擔當。

喜歡宋詞三個字的詞牌名，「菩薩蠻」、「清平樂」、「點絳唇」，次第而來，清新如春，像踏着華爾滋柔曼的腳步，旋着旋着，就抵擋舞曲深處和高潮，最後陶醉於自己翩躚節奏中。想當年，這些詞作常出沒於東京汴梁的瓦欄勾肆吧，他們的演唱定是遠離了鄉村風景線，那些紅牌歌手知曉鄉野純情和爛漫嗎？當然不。就像我們今天欣賞宋元山水畫，其實若干年前，我們便置身於山水田園之間，像荷爾德林說的那樣「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。」

而今，只能作為夢想了。

豆棚閒話

■馮 磊

觸摸與偷窺

作家黃永武在其隨筆集《愛廬小品》中提到，清代有位名叫「六十七居魯」的作家，曾寫過一本《番社采風圖考》。從這本書裡，可知「牽手」一詞，其實是台灣山地同胞的土語。

六十七居魯，滿洲鑲紅旗人。1744年，即乾隆九年曾擔任巡台御史，是負責稽查糾舉台灣的地方官。六十七居魯在《圖考》中，記載了不少台灣原住民的風俗掌故。其中極為引人注目的，還是裸女出浴：當夕陽西下，山邊的溪水裡就會有一群裸女排成長隊，那是十分純潔的天體營。

這裡，我們當然不是要討論天體營。我想說的，是母性。

有資料記載說，在當地，年輕的母親在餵食嬰兒的時候，多數袒胸露乳。如有路人經過時，則必須逗逗孩子，如果頭也不回就走過去，那年輕的母親就會生氣。據說這是非常不禮貌的事情。又，如果路人肯在那年輕母親的雙乳上摸兩把，必能贏得善意的微笑。

這，絕對是讓內地人瞠目結舌的往事。六十七居魯生活的年代，是清朝中期。今天的台灣，想必已經沒有類似的風俗了吧？

黃的文字讓我想起舊時農村的風俗。大凡一個女子做了母親，不論年齡大小，夏天總有可能隨時隨地會坐着或站着給孩子餵奶。無論有沒有外人，做母親的總會很自然地當眾掏出乳房給孩子吃。只要她認為孩子餓了，自然會從容不迫。這，在鄉村是一種風俗，也是年輕母親的一種權利。干涉不得的。

以上種種，至少讓人明白一個道理：在鄉村，樸素即自然，自然即通行。裹得嚴嚴實實的忸怩作態，固然與所謂文明靠近了一點，卻實在失去了本處的純自然。在我們這個小地方，倘有年輕男人誇獎另一個男人的妻子，總會拐彎抹角。他會先從女人的性情與品行說開去，然後是廚藝或者學識。他最不必也不能當面誇獎那女子的美貌。如果對方容貌寢陋，誇獎者自然虛心假意、弄巧成拙。如果對方貌美如花，必然會招來十二分的警惕。

這類現象別的地方是否也有，我不得而知。在我們這個小地方，男人的潛意識裡，自衛意識是非常強的。其他地方的男子，或許也強不到哪裡去。追逐和貪戀美色，是男人的本性。對於戀愛中的男子而言，沒有追到手之前，總希望戀人越美越好。而一旦成婚，妻子的美貌就成了一顆定時炸彈。所以，沒有出息的男人最後總結出了三件寶貝，如你所知，那就是醜妻、薄地、爛棉襖。這種心態，確實自私。不過，有時候也不無可愛之處。

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寫過一個糊塗男人的故事。呂底亞的國王坎道勒斯對自己妻子的美貌無比驕傲。他昏頭昏腦，竟然在吹牛之後慫恿自己的寵臣巨吉斯去偷窺王后的裸體。不料這件事情被王后發現，美女勃然大怒。隨手丟給巨吉斯一把匕首，讓他選擇，要麼殺死國王，要麼自殺謝罪。

巨吉斯最後選擇了弒君。然後，他娶了王后，接着登上王位，在寶座上呆了三十八年之久。